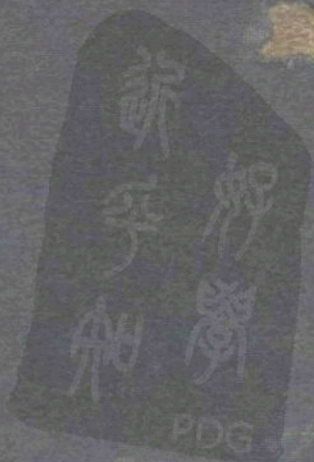


御選唐宋文醇

一
函
八
冊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一

眉山蘇軾文四

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旣醉備五福論

詩論

禮論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

朱襄公論

伊尹論

周公論

不啻隨澤而飲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一

眉山蘇軾文四

禮以養人爲本論

三代之衰。至於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

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

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皋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

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推明董仲舒劉向之意。以立言。雖未嘗於漢書禮樂志外別有發明。然固古今要論。亦足見其所述之知所擇也。雖然。論則要矣。而自董劉以後。迄於蘇軾。千餘年而三代之禮。不可作。自蘇軾迄於今。又將千年。而要亦無異於董劉時者。豈其閒遂無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讀董仲

舒劉向蘇軾之論而慨然興起者乎而何以寂爾也蓋禮者動於五性之中而貫徹於五倫之內卽是率性盡倫之實事而非別有繁文曲節之可言也是故五性盡而五倫明五倫明而天下治而禮在其中矣基諸深宮之中達諸海隅之遠非一手一足之烈一時一事之閒所得志故曰禮樂百年而後興必也元首明而股肱良立綱陳紀始正其大而漸及其細子孫相承守其已善而補其未善使人人自得其性自敘其倫則舉其所已行之成迹而載之典冊曰禮也云爾記曰王者治定制禮豈治定之後別聚

文學之士纂輯一書謂之制禮哉凡其治定之迹皆可以爲禮而世守之也若於率性盡倫之大未知如何而專取周旋揖讓升降俯仰之文命之爲禮欲四海之大莫不遵而行之宜其議之如聚訟而頒之海內詔書來但挂壁也劉向曰禮以養人刑以殺人制刑則不忌制禮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信已然此養人之禮制之朝廷而行之四海四海不行則將任之乎抑刑之也必曰刑以弼教矣然則民之多辟業已不勝其法網之密忍又爲是周旋揖讓升降俯仰之繁文末節而階之爲禍乎如何

任之則所爲制禮者不過宇內多此數卷文字而亦不足
以養人矣然則禮固不可爲爲之其必無日乎曰事在勉
強而已率性盡倫不可一刻廢則何嘗一刻不爲禮也若
其可以成之爲一代之禮而足當爲國以禮之目則非可
以斬其名而飾其貌者也且記固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
大夫矣乃漢唐以來雖三公可朝爵邑而夕罪隸至於儀
節之末則襍瑣之夫皆欲其奉行則已非禮也已無怪其
不能行而爲具文也誠使君公士大夫相與納身軌物朝
夕講貫而修習之且勿責之庶民及其至也上行下效萬

民自有馴至之勢焉此則所當勉強者也

夫強而後足以文也而外乎公者大夫則與之相與而
而之末頃雖有之矣而為其未計則已事也則其
我共矣其萬德以本德三公而德也而德也其
以得其言而論其條首也且德國曰德不年以
其所以德也德也外之德而德當德也德也
德而曰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以德人突然則德固不可德也其德也德也德也
德之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既醉備五福論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與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已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

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
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
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
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
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
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
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二者。
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旣醉者。
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旣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

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子又。

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盼盼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至誠不欲速不懈三語聖學聖治之本矣然而本之中又有本焉使無以實見乎天理民彝之極致萬事萬物之當然則雖愛民發於至誠而愛之轉以害之加以自信而不敢歷久而不懈豈不滋病乎神宗之青苗等法實欲利國利民非有私也特以不明物理不達人情愈至誠愈不欲

速愈不懈愈謬以千里故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既醉備五福而以昭明有融爲攸好德非此
之謂歟

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達者乃欲明此之說雖其言
不至於此言必強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言必曲而
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各各
不可移然猶未嘗不近於

卷之五
附錄五
附錄五

...

...

...

...

...